

矛盾與契機——一位教育工作者 在教育改革中的信仰反思

張淑婉

近代的教育改革是應全球一體化的大趨勢而產生的運動。全球化引起了各方面前所未有的變化，就在多國爭相提升國際競爭力和發展知識型經濟之同時，作為培育人才的教育界，亦隨之翻起配合性的改革浪潮，並自八十年代起席捲多個國家。香港緊隨時代脈搏，於九十年代開始孕育教育改革思潮，至二零零零年「教育統籌委員會」發表《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並隨即展開一連串的改革，至今已踏入第七個年頭。作為公教教育工作者，深感在多元並列的教育改革概念中，存在著很多矛盾。這些矛盾既隱藏於天主教教育理念和香港教育的理念背後，亦在執行改革過程中表露無遺。為指出矛盾之所在，筆者會在文章的第一部份作扼要的描述。然而，筆者認為矛盾絕非盡頭，往往最困窘的地方正是生機核心之所在。我們的主耶穌不就是從死者中復活的嗎？在第二部分，筆者嘗試從接受政府資助的公教教育事業探索矛盾中之契機，並從耶穌的生平尋求啓迪。

矛盾所在

根據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中的《天主教教育宣言》：「真正的教育旨在培育人格，以追求其個人的終極目的，及社會的公益。」天主教香港教區的教區會議文獻中之教育與文化部份亦有以下的描述：「天主教的教育精神來自耶穌基督。...由此可見教育的精髓在乎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感染、傳授和教誨。其他有關設施、課程、學制等配套雖然重要，但也只是工具。天主教教育的理念根據天主教人生哲

學的『整全概念』協助人成為全完的人。不但顧及社會、時代和文化的轉變，指引人的肉身生活，更教導人的精神生活。」就是說，教會的人本教育概念，是全人教育的概念，當中包含現實和信仰兩個幅度，兩者可謂二而一，同屬教育原則層次，並以後者為根基。

「以人為本」也是普遍社會公認的長青教育概念。不同的是非公教社會往往沒有賦予此概念以基督信仰的幅度。隨著社會的急劇變化，筆者認為，在教育制度的運作上，那深為社會認同的「人本教育」已由教育原則層次漸漸降格至主要為服務經濟及政治發展的教育策略層次。按二零零零年出版之《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所載，教育改革本質上是功能性的。它的背景是全球性及本地性的大變化，目的是為香港的持續發展提供適切的人才。文件內「教育改革的背景」篇章中，以經濟及政治方面的持續發展為香港首要面對之挑戰；而適切的人才則是指兼具「溝通、自學、應變、合作、創新等能力」，在「知識、素質、文化修養和國際視野」達更高水平，且能夠「終身學習，全人發展」的新一代（《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p.3）。這些元素的涵蓋面，既有其寬廣度，也有其前瞻性。但若在教育改革的目的下作理解，這畢竟是指具「市場價值」的人才。以「人本教育」掛帥的教育改革，既已成為發展經濟及政治的策略，其中包含的教育元素，則可按這兩方面的發展需要作出修改、加添或刪除；或讓其中最有利當時經濟及政治發展的元素作主導，並安排其他元素作策略性的裝飾。

人格陶成與靈性栽培，從來就不是發展經濟及政治的首要關注！在某些具「市場價值」的元素不斷擴大其主導空間之際，教會所關注的教育元素的發展空間，卻相對地越趨細小。在學生質素差異增大、老師工作量提升、量化教育成效主導、學校透明度提升、家長選校權加大、適齡入學兒童人口下降和縮班殺校等壓力下，這些元素的發展空間更形渺小。矛盾即在於此：若教會想透過政府資助模式辦學，藉

以培育年青一代，則必須先爭取存在的空間；策略上難免要按市場化的遊戲規則參與競逐，過程中很容易會「自殺」式的送掉或忽略我們視之為核心價值的全人培育空間。但若不參與市場化的爭鬥，則有機會「被殺」，即連存在空間也會失掉。根據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中《天主教教育宣言》的教會闡述：「教會之所以興辦學校，乃由於她確信學校是促進培育人格的最佳方式，因為學校是發展並傳遞關於世界、人類及歷史的各種特有的經驗的中心。」若選擇放下這空間，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份可惜。若教師專業、領導素質及學習文化等未能與時並進，並由此而引致老師們在工作上百上加斤的話，則矛盾更形尖銳化。公教學校尚餘培育年青人全人發展的空間嗎？作為公教教育工作者，我們有何可為？

矛盾中之契機

當矛盾尖銳化達至不容我們掉以輕心或加以逃避時，實是我們正視問題及尋求出路之契機。在探討契機前，筆者認為有需要對有關矛盾的性質作進一步的了解。如果教會在政府資助系統辦教育所遇的矛盾已達進退為谷之境，即公教學校的存在核心價值與它為求生存而要面對的社會要求有必然的法理抵觸時，儘管客觀上學校是培育新一代的理想場所，筆者認為我們有需要為持守信念而放棄辦學。這實不失為教會重整資源，發展或創造另類模式培育年青一代的契機。

然而，教會現時在政府資助系統辦學所遇的矛盾是建基在以下三點：第一：必需接受政府市場化教育政策帶來的挑戰；第二：同時認為實踐公教「人本教育」辦學理念是不可妥協的原則；第三：又盼望在「市場價值」為本的社會平台立足。這固然是嚴峻的矛盾，但始終不是在法理上有所抵觸的矛盾，它本質上不要求教會作毅然之取捨，

卻引起不少公教教育工作者對教會學校存在的真義、對優次及取捨之道…等等作了深入的反思。首先，假設公教資助學校所面對主要危機不外是容易在不自覺中「自殺」，或是可能「被殺」，則只要它能在「希望能繼續存在」這關口中豁出去，那麼，「被結束辦學」這可能性便不會為教會帶來任何威脅。我們可不要被恐懼攫取了我們的理性。公教學校存在並非為了存在本身，而是為了實踐公教辦學理念。

公教學校不自覺地淡化一己之辦學理念，形同「自殺」，必須避免。最可悲的莫過於是在沒有被禁止按信仰原則辦學時，我們已因追逐次要的學生學業成就，而親手把那至為重要的核心價值深深的埋於地底。為培育學生整全的人格，公教學校多年來均在宗教課節（正規課程）及宗教活動（非正規課程）的安排上作爭取，因為這是一大可為亦可行之空間。在這空間漸漸變得更細小時，各校唯有各施各法，在各種張力、限制和矛盾下，盡量善用可行空間。若我們不加以積極正視空間的問題，這空間會有機會變得更細小，結果是面對一連串的負面循環。為打破這循環，筆者認為解決此問題的一個方法是主動並積極地擴大現有空間。

首先，讓我們先對「隱蔽課程」及「整體課程」作進一步的理解。一般而言，「隱蔽課程」泛指隱蔽於「正規課程」和「非正規課程」的課程，內容主要是學習能力及學習態度；而「整體課程」則指三種課程的結合。但若我們視學校運作的每一個環節均為學生學習的場景，則我們可以將「整體課程」的概念延展，使之涵蓋上述提及的課程、政策執行、及全體教職員工與學生的互動過程等元素，並理解「隱蔽課程」成為隱蔽於「正規課程」、「非正規課程」、政策執行及人際互動過程各環節的課程。在此概念下，教會的人本訊息不單要植根於「正規課程」及「非正規課程」內，更要滲透於校園生活的所有環節中。

概念是行動的嚮導。「整體課程」的延展版本是較能涵蓋學生學習經歷的概念，在這概念指導下，可能會為部分學校的分割情境帶來更大的整合，結果是人本文化之營造。基本上，整合過程不涉及老師工作量的提升，但卻關乎學校政策之釐訂，全體教職員工的理念、專業能力、素養和團隊精神，其中校長的專業領導和基督徒素養乃至為重要。作為教職員工的，要把人本理念融入與學生的互動交往中；作為行政人員的，要把同樣的理念貫徹於政策制定及執行中。要求的能力與素養是相當理想吧！但教會從來就是講求理想的團體。理想推動我們邁步向前，理想促使我們不斷改善，因為我們知道理想背後是忠信的主。祂告訴我們：「不要怕，只管信。」

「被殺」亦非必然。關顧學生的靈性發展及栽培學生回應社會的需要，均為教會「人本教育」的兩大重點。所以，縱然教會視「人本教育」為原則，而教育改革則視之為適應市場需要的策略，二者在積極培養學生回應社會訴求一事上是共通的；再者，教會樂意承擔的範疇比普遍社會要求的更多。意即謂：撇除人口下降的社會因素，公教學校「可能被殺」的危機，不在於教會不樂意配合社會的需要，而是自覺在有限的人力及物力資源、和必須把持靈性培育範疇的前題下，感到難以兼顧這兩個要求不斷上升的領域；加上接踵而來的，互相矛盾的教育改革方案，實在難以招架。教育統籌局提出的創造空間方案，真的能舒緩問題帶來的壓力，並從而使學校更有能力面對挑戰嗎？這也得要看空間的種類、適切性及量與質等各元素；當中的抉擇及取捨乃涉及學校的專業領導！按多位學者研究所得，學校是否能夠以驕人的姿態迎向挑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專業領導、學習型組織及組織應變能量等。看來，教育統籌局的強硬措施是教會一次檢視其教育領導素質及學習文化的契機。

有機會繼續以資助學校的模式辦學，是我們實踐公教教育使命並同時提升教育質素的契機。縱然有一日要結束辦學，學校既已努力實踐其辦學理念，在可為的空間發光發熱，亦總算光榮的完成了時代使命，這不失為教會公開宣示達至其教育使命的機會。然而，契機也需要我們去掌握，才有機會產生美果。我們能從耶穌身上得到一些啓迪嗎？按聖經記載，祂無論處於怎麼惡劣的環境，即使遭逢陷害在即，祂總能反客為主，掌握大局。在最後審判中，比拉多在耶穌的帶引下，說：「那麼，你就是君王了？耶穌回答說：你說的是，我是君王。我爲此而生，我也爲此而來到世界上，爲給真理作證：凡屬於真理的，必聽從我的聲音。」(若 18:37)耶穌雖背負著罪犯的身份，卻能以王者的姿態向世界作出控訴。筆者相信這是使命清晰使然。我們對教育使命，也有這一份明徹和肯定嗎？

耶穌是一位出色的領袖。無數的人因著祂而得著生命，願意以生命延續祂的使命的人也不計其數。這份感染力是怎樣來的呢？讓我們回看祂與門徒之間的關係建立，在祂的三年傳教期間，耶穌與門徒們「在一起」(若 14:9)；當耶穌知道自己即將離世時，祂授予門徒萬應錦囊：「你們如果住在我內，而我的話又存在你們內，如此，你們願意什麼，求罷！必給你們成就。」(若 15:7)；又當門徒在耶穌死後驚懼的把自己關在房間時，耶穌主動的站在他們中間，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若 20:19)。可見耶穌與門徒的關係是從生活的點滴、關切的流露和刻骨銘心的經驗建立出來的。學校行政人員是怎樣領導自己的員工的呢？在辦公室遙控？還是與同工一起並肩作戰，共同經歷困難，穿越困境？當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祂的領袖風采更有淋漓盡致的表達。祂面對強權而不屈，經歷辱罵而沒有喪志，被心愛的門徒離棄也沒有指責。祂忠於自己的使命，至死不渝。作爲公教徒的我們，對教育下一代有一份鏗而不捨的使命感嗎？內心有一顆熱情心火嗎？

當我們面對困境時，有迎上前去的豪情壯志嗎？處身於矛盾與契機的十字路口，筆者懷著盼望，自內心深處向上主呼喊：「上主，求祢垂憐！」。讓我們懷著信心，在這條教育道上，偕同耶穌一起出死入生。

參考文獻

教育統籌委員會 (1999)。《廿一世紀教育藍圖》。香港：政府印務局。

教育統籌委員會 (2000)。《終身學習全人發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香港：政府印務局。

天主教教育事務處 (2001)。《教會教育文獻》。

2007年5月10日擷取自天主教教育事務處網頁：<http://www.ceo.org.hk/>